

三味夜话(86)

炎炎夏日里的清凉故事

杨洁波

7月18日，炎炎盛夏里的一个夜晚，我们相会于三味书店，聊聊文学和生活。这一期三味沙龙我们要讨论两部短篇小说：尼尔·盖曼的《结婚礼物》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断水人》。

尼尔·盖曼以创作幻想小说著称，曾多次获得雨果奖、星云奖，许多作品如《美国众神》《好兆头》《星尘》等被拍摄成影视剧。《结婚礼物》讲述了一对新婚夫妇收到了一个神奇的信封。信封里的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新的内容，记录他们的婚姻，但又与女主人公经历的婚姻生活大相径庭。在信中，她经历了毁容、流产、丈夫出轨、失业等一系列事件，而现实的婚姻却琐碎而稳定，丈夫事业有成，只

是因病去世。这部小说以亦真亦幻的强烈对比和富有创意的构思描写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处境。当主人公最后烧掉信封的时候，才是她直面现实做出选择的时候。而读者也会在看完最后一句话的反转之后，感受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凉意，愿意以新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生活。

《断水人》的故事同样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个极度贫困的四口之家因为拖欠水费，被自来水公司派来的“断水人”切断供水。那个夜晚，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走向铁轨，死在车轮之下。杜拉斯以极其简洁冷静的文字记录了这个故事，又把故事推得很远，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以文学焦距的不断伸缩，一圈一圈地切入到故事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从而更深层次地去探索人性，也使得

这个简单的故事呈现出很强的文学张力。

玛格丽特·杜拉斯生活的年代，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各种哲学思潮不断涌现碰撞的时代。在新小说思潮的影响下，篇幅不长的《断水人》不光挖掘故事本身意义，也不仅仅是在道德层面对“断水人”进行批判，更多的是在文学层面上拓展了小说的边界。作者尤其注意到并重点描写了女性的沉默。沉默是贫困的特质，进一步讲，沉默是社会底层的特质。人们往往会质疑弱者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呼救，为什么不表达，但事实是很可能弱者曾经反抗过无数次，呼救过无数次，表达过无数次，但一直被打压、拒绝和忽视。从旁观者的角度，似乎主人公有许多路可走，但是从女主人公的角度，她已经穷尽了她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极限。这种清醒的沉默成了她最后

的尊严。

“断水人”在职业责任下无视道义且拒绝忏悔，是一种极其普遍的异化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沉默而有尊严地死去的一家人，“断水人”无自我意识的异化更具有悲剧性。

由《断水人》，文友们又谈到了杜拉斯最负盛名的小说《情人》，并聆听了诗人高鹏程描写《情人》的诗歌《西贡印象》：

“我从一本旧小说里认识了它。似乎有着叶芝诗意般的开头。让我尚处懵懂的年华，一下子就看到了爱情的暮年。”

这个炎热的夏夜，对文学的欣赏和交流，仿佛在生活日常的墙上开启了一扇窗户，而美好的文字，也给我们的心灵吹来了一阵清凉的风。

晨光如练

南慕容

不知何时，南山上建起了健身公园。沿着长长的石阶上山，两旁是高大郁葱的杨梅树，山上修建了多个石亭，亭中有人唱戏，柔美的唱腔从手提箱式的音响里传来，被山风吹得很远。南山不高，百二十米的海拔，但迂回、开阔。当你登了一百多个台阶，见到一个均匀地铺上细沙、平整宽敞的平台，上面散置着十几种健身器械，以为这就是健身公园的全部了，不料穿过健身路径，从北边下坡，又是望不到头的一排石阶。石阶先是下沉，走出几十步后，山势陡然升高，在石阶的尽头，又是一个用细沙铺就的平台，面积比半山腰的小了很多，健身器械也寥寥无几。但面对着延绵群山，脚下是繁华的小镇，远处是大海和工业园区，心情豁然开朗，心胸再无滞碍，精神为之之一振。那段日子，害着严重的失眠，横竖睡不着，我索性加入晨练的大军。时值初夏，南山公园的杨梅树形果初结，一颗颗红玛瑙闪烁在绿意葱茏的枝叶间，偷食的鸟儿被人声惊扰，在树林里此起彼伏，如起伏的琴键，被风吹落的杨梅把石阶晕染出一片紫红。晨练的人分了很多“社团”：有暴走英雄，一步跨越三四个台阶，满头大汗地可以短时间内跑个三四个来回；有倒走好汉，路程熟稔得不用频频回头，那种逆着时光的潇洒劲，让人怀疑是不是要走向杨梅树开花的时候；有木兰精英，带一把大彩扇或红穗飘拂的表演剑，沉腰扎马，每一个动作缓慢而轻盈，透着不可言说的美感；也有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慢悠悠地上山，看到什么器材都伸手摸一下，到了最高处的小平台，双脚虚开，双目炯炯有神，气沉丹田，吐故纳新，蓦地从腹中传来一声清越的啸声，引得周遭树叶萧萧而下，回声要经过好几秒才重返“人间”。

初来乍到如我，是孤单的。哪一个社团似乎都不愿接纳我，当我站在山顶，学着魏人的样子发一记清啸，发出的却是几个含混的音节，那廓清寰宇的回声是刚才站在我位置上的那人。若不能吐尽浊气，清晨新鲜空气与我又有何益？我正悻悻下山，却听得几十米外的密林传来阵阵喊声，伴随着“嘭嘭嘭”拳头击打沙袋的钝响。

曲径通幽，从小平台左侧的小径走出十几步，在青翠的竹林间另藏着一方天地。两棵树之间用铅丝绑上一根粗壮的毛竹，这便是简易的压腿辅助器了；几米外是两根近两米高的水泥杆柱，顶端浇筑钢筋管，这便是简易而牢固的单杠了；七八米外，从大树上垂下一个沙袋，一个光着膀子的精壮汉子正神情专注地击打着。

每打出几十拳，他喘一口气，扶正沙袋，退出半步，低首垂眉，凝神静气。晨光如练，在他强健的后背上如同涂上一层金色的油彩，他暗暗运气，手臂上青筋暴走，攥紧如铁的拳头，狠狠地朝沙袋打去，看他怒目而对的样子，像是与生活有一场致命的搏斗。

这一刻树枝颤动，有落叶飘坠，鸟声纷扰，晨光闪耀——我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是龇牙咧嘴一脸杀气地把沙袋当成了最糟糕的生活亦或是目露精光眼神睥睨仿佛站在看不见的拳击台上，而空山是一面镜子，镜子前的对手只有他自己。但我看到一团白色的雾气正从他箭簇般坚硬的短发上升起。

我走到单杠前，高度还跟学生时代体育课上的相似，但我却似乎变矮了，好几次原地起跳，指尖从钢管下溜过。

“你不妨后退几步，试试助跑。”那人突然回过头来，晨曦中浮现着一张被汗水浸透的沧桑的脸，他至少有六十岁了吧。

我深呼吸，后退几步，助跑加速，像一只迟笨的中年山雀堪堪越上枝头。我试着做了几个引体向上，在力竭前尽量伸直双臂，慢慢把身躯横过单杠。是的，我双腿越过了单杠，这本来就是中学时期拿手的动作。

那段时间，我每次上山都可以见到那个在林中打沙袋的习拳者。他先是在竹杠上压腿，在单杠上做几下引伸动作。然后以十二拳为一组，不多不少，每打出十二组休息一下，他一共要打十二轮，打完就下山。听说，他退休前曾做过拳击教练，这种严谨科学的训练方法一直保持至今。沙袋每天要承受一千多次的重击，很快就破了，有细微的沙粒流泻出来，像一些被偷走的时光。有时候，我会趁着他歇息的时候打上几拳，沙袋纹丝不动，我皱了皱眉，他在旁边揶揄地说：“打过了，就舒服了。”我知道他不会教我打拳，他操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不知因何来到镇上。

他很快换了一个皮质的沙袋，更坚实，也更耐冲击，有时候费劲全力，才能让他勉强晃一下。终于有一天，他自嘲道：“我老了？也许，也许。”

休养了一段时间，重返工作，我一生疏于锻炼，这是我最有延续性的一段晨练时光。近日闲来无聊，清晨散步至南山公园，忽然想起那个习拳者，于是信步上山。

依然有人健步如飞，倒走如逆流，广场舞代替了木兰拳，抒情歌曲代替了戏曲。上了小平台，依然有人在长啸，但几十米外的密林已听不到那坚实的拳击声。

沿着北边的石阶走下十几米，那些单杠和竹杠还在，空空荡荡的沙袋表皮剥落，裂痕纵横，像一根粗壮斑驳的时针，静止住山风的呼啸。习拳者却不知何处去了，听人说已失踪了很久。

晨光如练，晃得我睁不开眼，我的脑中蓦然闪过他的话：“你不妨后退几步，试试助跑。”

我朝手心吐了口唾沫，单杠这些仿佛又长高了些，我试着助跑，一边想着：“我老了吗？也许，也许。”

你我

潇潇雨歇

笔画如同绵延穿梭的蚕丝线
从蹒跚到坚实
从长城到长江
横竖撇捺
我们的祖先在农田翻耕
点提勾画
我们的少年在书海徜徉
淡淡墨水
牵引华夏的流光万丈
浓浓墨染
透彻科技的四海八荒
你说你从来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请到古籍中找找你的答案
深深的沟壑已经泛黄
亲切的感念正在鸣响
喜鹊借来四明湖的外套
铺展在宁波
江南的故乡
前塘河讲起飘絮般的老话
木船载乃
驶入万千人家

林立高楼的顶端是什么？
风吹云动
她们一起路过现在和过往
只消一句问候
就能够解开缠绕多年的缆绳
将万吨巨轮放出遥远的海洋

你在书桌前
用笔记本电脑观看新闻联播
我在地铁中
用手机浏览晚间新闻实况
我们没有见面
却如同多年的老友

书本微微发胖
空气穿过围墙认出了它
相拥 墨迹早已干透
一只小手攀上它的肩头

用钢笔 写下一句奋斗的句子
将昨日的梦境变成可见的墨迹
用铅笔 画出典雅的黑白图景
明天 又是如火如荼的崭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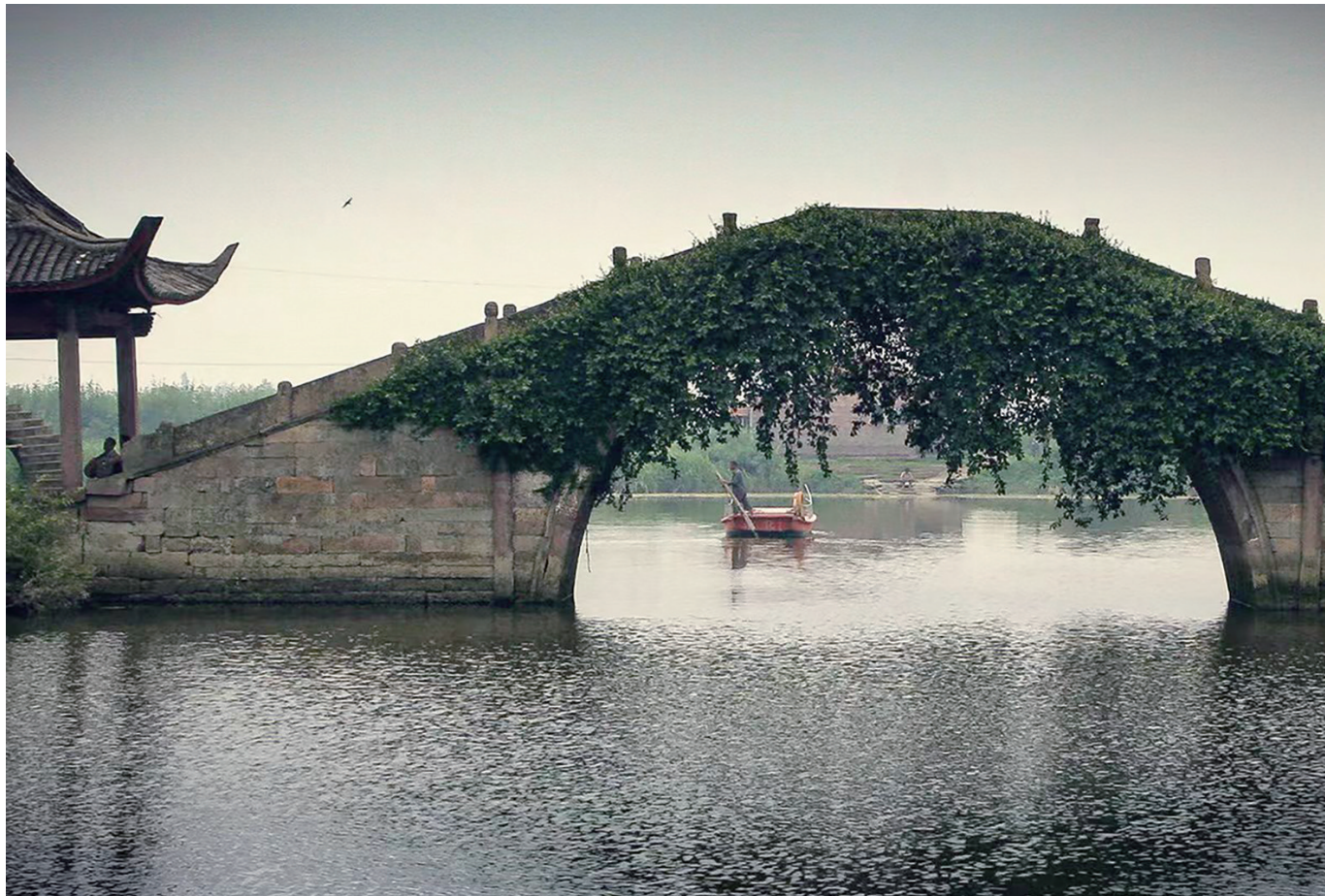
沈东海

这是一条性情古怪的狗。每天上班的路上，我都会遇到它——一条蹲守在马路中间的土狗，像一座活雕塑，又像是一根插在马路中间的路桩。它是一条年轻的黑狗，体型中等，略肥硕，毛发光滑顺滑。

这虽是村中的小路，可进出来往的人与车并不少，它不怕吗？它想干什么？它太执着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风雨无阻，就像我每天赶着去上班，那么守时，又那么执着，像一位年轻人追求他的梦想，但它，显然不是的。

头一阵子，我刚遇到它，却并未注意，可时间一长，就发现它了。它的身子总是直挺挺地蹲坐着，两只乌黑的眼睛微凸，死死盯着过往的行人看，像两颗随时待发的子弹，又像是两枚钉子，直往人的身上扎，让人胆怯，不敢直视它。它的两只耳朵像是两个三角铃铛，又像是两个小型雷达，不停地来回转动，似乎在捕捉周围的一切。

再见灞桥



邹宏尉

灞桥，一听名字就感觉霸气十足。这座桥我曾多次踏足——最早是刚拿起相机时的2008年；2014年拍摄“行走奉化二十四节气”，其中的小满节气就摄于灞桥。如今再次探访，吃惊于这座曾经诗意满满、威武十足的灞桥，已然被岁月摧残成了危桥，桥头竖立的“危桥止步”字样，让人不得不感慨时光的无情。

灞桥位于江口街道坝桥村，与鄞州走马塘隔江相望。2008年笔者首次挎着相机抵达时，尚有渡船沟通往来，河对岸渡口供行人歇息的亭子也在。登上窄而高的灞桥，犹如跨虹登天，倚桥而立，远眺东江两岸，阡陌纵横，渡舟往返，更有一番意气风发之感。

如今随着东江防洪堤建设，灞桥东

侧新建了一座坝桥闸，站在新修的江堤上，放眼望去，江面整洁漂亮而无边无际，一切完全变了模样。灞桥已经完全失去了作为桥梁的作用。

300年前，世居此地的周氏家族议造桥梁，灞桥因而初诞，乾隆时期终成，嘉庆元年(1796年)重修，现为奉化区文物保护单位。灞桥为单孔石拱桥，桥拱矢高9米，桥洞圆如满月，跨水12米，桥面两头宽，至中间渐收至5米左右，共有34级石阶，是造型独特堪称霸气的单孔石拱桥。

桥北侧有四柱四角方亭一座，斗拱样式，上有藻井，并饰以精致彩绘，亭子基本与桥等宽。这是桥亭，也是渡亭，不知有多少赶路的人曾在亭内歇脚、躲雨。亭柱上刻有六副楹联，除一副风化严重不能辨识外，其余五副尚能辨识，其中“弦歌台上歌声缭绕，乐舞亭中舞姿翩跹”将“乐舞亭”名

嵌入联中，很接地气。笔者拍摄奉化古亭多年，乐舞亭登上过“掌上奉化”、奉化日报等媒体。

犹记当年伫立灞桥，抚栏凝望，东江波光粼粼，不远处一幅幢簇新的农家别墅拔地而起，村民在灞桥边歇息，小朋友在桥上奔跑……光阴荏苒，如今的渡口早已废弃，寂静的江面再也看不见渡船的踪迹。而眼前的灞桥正在一点点老去，外侧布满藤蔓，河水以及潮汐的冲刷侵蚀了桥下的木桩，两边的桥栏则已严重向内倾斜，桥面上的石阶高低不平，有的凹陷开裂，裂缝中生出丛丛杂草……只有那半块残碑，默默记录着灞桥曾经的辉煌。

视线模糊间，我依稀看到，河对面有摆渡人摇着空船慢慢靠近，乐舞亭前还有翘首以盼等待渡江的乘客……

嵌入联中，很接地气。笔者拍摄奉化古亭多年，乐舞亭登上过“掌上奉化”、奉化日报等媒体。

犹记当年伫立灞桥，抚栏凝望，东江波光粼粼，不远处一幅幢簇新的农家别墅拔地而起，村民在灞桥边歇息，小朋友在桥上奔跑……光阴荏苒，如今的渡口早已废弃，寂静的江面再也看不见渡船的踪迹。而眼前的灞桥正在一点点老去，外侧布满藤蔓，河水以及潮汐的冲刷侵蚀了桥下的木桩，两边的桥栏则已严重向内倾斜，桥面上的石阶高低不平，有的凹陷开裂，裂缝中生出丛丛杂草……只有那半块残碑，默默记录着灞桥曾经的辉煌。

视线模糊间，我依稀看到，河对面有摆渡人摇着空船慢慢靠近，乐舞亭前还有翘首以盼等待渡江的乘客……

希望能看到它，但它让我失望了。

再后来，一次我去村里办事，路过那条路，正巧负责附近卫生的老伯也在那，就过去询问。我不抱什么希望，毕竟它是一条狗，一条在农村根本不算什么的土狗。可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也知道它。可能它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长得就算是一根立在地上的木桩，也被人注意了。

他开始向我娓娓道来：这是一条好狗。今年开春，它第一次做母亲，产下五个狗崽，因生得太多，狗主人将它们分送给了别人。这在农村很常见，年年生这么多，不送人，那能怎么办？再不行就装盒子扔了。有好心人捡了就去养，没人捡就只能自生自灭，做一条流浪狗了。这之后，这条狗开始失魂落魄，开始每天蹲守在这条进村的路口……之后的事，我的回忆跟着他的诉说，又重新经历了一次。说完，我和老伯同时发出一声叹息。

最后呢？它找到了它的狗崽们，离开了这里？我多么希望得到的是这个答案。“死了。”“死了？”“嗯，被车子碾死的，还是我把它埋的……”

蹲在马路中间的狗

蹲守的时间长了，偶尔它会发出几声撕心裂肺的犬吠，起身狂追几步因犬吠匆匆而逃的行人。但很快，它马上停止了这种徒劳的追击，又垂着首，踱步回来，像一座雕像一般又蹲守在原地。这一去一回，它本知是徒劳，可能心有不甘，可能只是想发泄下某种情绪。

渐渐地时间久了，它从一开始的愤怒与敌视，情绪变得略有缓和。它开始不再咆哮，不再轻易追击，只是将两只黑溜溜的眼珠子睁得更大，似要将能看的不能看到的都看在眼里。它像地铁口的安检机，将路过的行人、车辆……甚至一条陌生的流浪狗，都仔仔细细地审视了又审视，希冀着能寻出点什么蛛丝马迹。

渐渐地，它开始消瘦下去，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不再犀利，只是脑袋机械地来回转动，像一个拨浪鼓，将周遭的一切打量了又打量。它开始不停地嗅，朝过路的行人，朝开过的车，朝路过的野狗……专注地东嗅嗅，西嗅嗅。嗅了一天、两天……一无所获，它开始怀疑自己的鼻子是不是出了问题。

再后来，它的身子明显消瘦下去，巨大的骨架开始显露，托着那身巨大的狗皮。原本光滑顺滑的毛发，脱的脱，打结的打结，像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衣，身上还粘着土灰草屑。那颗高昂的头颅也已完全低下，只是不停地朝左右来往的行人晃动，像一个出了机械故障的钟摆，随时可能从脆弱的脖颈处掉落下来。它开始不停地断断续续地呜咽，像是一种可怜巴巴的乞求，但这一切，没人会去注意。

它开始绝望，似乎明白了什么，也猜测到了什么。它的双眼开始空洞，开始无光，开始目空一切……黑洞洞的，像是两盏突然灭掉的明灯，像是人的眼睛突然瞎了，不再对周遭的一切，发生任何一点点的兴趣。耳朵也已耷拉，像驼了背的老汉，再也立不起来了。身子也已完全塌陷，像一摊烂泥，佝偻着。

它就像一盏耗尽的油灯，微弱地燃着，一天、两天……

终于有一天，它消失了，消失得这么彻底，像是从没有来过这个世上。每次路过那里，我的眼睛就像探照灯，不停寻觅，希